



CIB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92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 怪医杜立德

任何没有机会认识这位胖胖的、好心的、热情的医生兼博物学家和他的动物朋友的孩子都将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

——珍妮·古道尔

〔美国〕休·洛夫廷 著 青 闰 译

Hugh Lofting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92

[美国] 休·洛夫廷 著  
青 闰 译

# 怪医杜立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医杜立德 / (美) 洛夫廷 (Lofting, H.) 著; 青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5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

ISBN 978-7-5447-5383-8

I. ①怪… II. ①洛… ②青…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童话-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4495号

- 书 名 怪医杜立德  
作 者 [美国] 休·洛夫廷  
译 者 青 闰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赵丽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6.75  
字 数 68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5383-8  
定 价 2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者序

《怪医杜立德》是著名童书作家休·洛夫廷（Hugh Lofting, 1886—1947）的天才之作，是真正的儿童典范读物。

休·洛夫廷出生在英国伯克郡的梅登黑德，1912年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婚后定居美国纽约。“一战”期间他曾服兵役。在战场上，他看到人受伤会得到救治，马则被枪杀。洛夫廷认为马也应有医生为它们救治。于是，他想塑造一个住在英国乡村、能听懂动物语言、能给动物治病的善良医生的形象。1919年，洛夫廷负伤回家，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1920年，他的《怪医杜立德》问世，广受读者欢迎。1922年，洛夫廷又出版了《杜立德医生航海记》，并获得了1923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怪医杜立德》讲的是医学博士杜立德在家乡的离奇生活和在海外的历险经历。杜博士本来是一位给人看病的医生，但是，由于他非常喜爱动物，满屋子都是各种动物，因此吓跑了所有的病人。恰逢此时，鸚鵡波利尼西亚教会了他鸟兽语。于是，他专门给动物们看起了病。动物们口耳相传，纷纷来找他看病。甚至连非洲猴子国发生传染病，也不远万里来请他出诊。这样，心地善良的杜立德医生便开始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非洲之旅。

《怪医杜立德》神奇自然，引人入胜：猫头鹰的听觉，狗的嗅觉，鹰的视觉，海豚的灵性，鼠的预感……《怪医杜立德》跨越成人间的疆界，将善良的心地拓展到每个角落，使善良成为一种美德。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也像杜博士那样尊重他人，付出挚爱，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充满爱的气息和幸福的味道。

##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泥塘镇	1
第二章 动物语言	5
第三章 更多的金钱困难	13
第四章 非洲传来消息	17
第五章 伟大的航行	21
第六章 波利尼西亚与国王	25
第七章 猴桥	29
第八章 狮子王	35
第九章 猴子开会	39
第十章 最稀罕的动物	43
第十一章 黑王子	47
第十二章 医术和魔法	51
第十三章 红帆蓝翅	57
第十四章 老鼠的警告	61

第十五章	巴巴里龙·····	65
第十六章	神耳秃秃·····	69
第十七章	海洋闲话篓·····	73
第十八章	气味·····	77
第十九章	礁石·····	83
第二十章	渔民镇·····	87
第二十一章	回到家乡·····	91

## 第一章 泥塘镇

好多好多年以前，也就是我们的爷爷小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名叫杜立德——约翰·杜立德，医学博士。“医学博士”意味着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医生，而且无所不知。

他住在一个小镇上，小镇名叫“沼泽地的泥塘镇”。所有碰见他的人，无论老少，没有不认识他的。每当他戴着高高的礼帽走在街上时，人们总会说：“医生来了！他是一个能人。”而街上的狗和孩子也都跑来跟在他的后面，甚至连那些住在教堂塔楼上的乌鸦也常常嘎嘎叫上几声，点点头。

他住的房子在小镇边上，相当小，但是他的花园很大，有一片宽阔的草坪，有石凳，还有依依垂柳。他的妹妹莎拉·杜立德，为他料理家务，但是医生会亲自打理花园。

他非常喜爱动物，养了好多种宠物。除了花园深处池塘里的金鱼之外，他还在餐具室里养了兔子，在钢琴里养了一窝小白鼠，在放日用纺织品的壁橱里养了一只松鼠，在地窖里养了一只刺猬。他还有一头带小牛犊的母牛、一匹已经二十五岁的老瘸马，还有鸡、鸽子、两只羊羔，以及许多其他的动物。不过，他最喜爱的宠物是鸭子嘎嘎、小狗吉普、小猪珈珈、鸚鵡波利尼西亚和猫头



鹰秃秃。

他的妹妹过去经常抱怨所有这些动物，说它们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个患风湿病的老太太来看病，一下子坐在了那只正在沙发上睡觉的刺猬身上，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找杜医生看过病，而是每个星期六驱车十英里，到奥克森索普镇去找另一位医生看病。

过后，他的妹妹莎拉·杜立德前来对他说：“约翰，你在家养这些动物，怎么能指望病人来找你看病呢？你以为好医生都是在客厅里养满刺猬和老鼠吧！这已经是动物们吓跑的第四位病人了。乡绅詹金斯和牧师都纷纷说，无论病得多么厉害，他们也绝不会靠近你的房子了。我们一天比一天穷了。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再好的人也不会让你看病的。”

“可是，我喜欢动物，胜过那些‘再好的人’。”医生说。

“你真可笑。”他的妹妹说着，走出了房间。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得到的动物越来越多了，而来找他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到了最后，他连一个病人也没有留住，除了一个卖猫食的，因为这个人对任何动物都不在乎。可是，卖猫食的并不是很富有，而且每年只病一次，就是圣诞节时他会付给医生六便士，买一瓶药。

每年六便士可不够生活，即使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日子也不够；要不是医生在存钱箱里存了一些钱，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而且，他还接着弄回家更多的宠物，当然，养这些宠物开销很大。他存的钱越来越少了。

后来，他变卖了钢琴，让那些小白鼠住在写字台的一只抽屉里。可是，卖钢琴的钱也渐渐地少了。于是，他又卖了自己礼拜

日穿的那身褐色礼服，变得越来越穷了。

如今，每当他戴着高高的礼帽出现在街头时，人们常常会说：“医学博士约翰·杜立德来了！他曾是英格兰西部地区最有名的医生——瞧他现在——他连一分钱都没有了，长袜子上到处都是窟窿！”

可是，那些狗、猫和孩子仍会跑上去，跟着他穿过小镇，活像他有钱时那样。



## 第二章 动物语言

一天，杜立德医生正坐在厨房里和那个卖猫食的聊天，卖猫食的是来找他看胃痛的。

“你为什么不放弃给人当医生，改做动物医生呢？”卖猫食的问道。

鹦鹉波利尼西亚卧在窗户上，一边望着外面的雨，一边独自唱着一首水手歌。这时，它停住歌声，倾听起来。

“你明白，医生，”卖猫食的接着说道，“你对动物了如指掌，比这儿所有的兽医都懂得多得多。你写的那本猫的书，哇，可真棒！我自己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不然，我说不定也会写几本书呢。不过，我的妻子西奥多西亚，她可是有学问的，真的。她给我念了你的书。哎呀，真棒啊，只能这样说了——真棒。仿佛你自己过去就是一只猫似的。你明白它们的想法。听我说，你给动物看病会挣好多钱。你知道吗？你明白，我会让所有有病猫病狗的老太太都上你这儿来。要是这些猫狗病得不够快，我可以在卖给它们的肉里加点儿东西，让它们生病，明白吗？”

“噢，不，”医生马上说道，“你别那样做。那样做不对。”

“噢，我不是说真生病，”卖猫食的回答说，“我是说，就加一

点儿东西，让它们无精打采。不过，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那可能对动物们很不公平。可是，不管怎样，它们都会生病，因为那些老太太总是给它们吃得太多。另外，还有周围那些家里有瘸马瘦羔的农夫，他们也会来找你的。当动物医生吧。”

等卖猫食的走后，鹦鹉飞下窗户，落到医生的桌子上说：“那个人有见识。你应该那样做。当动物医生吧。如果那些蠢人没有头脑，看不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你就别再管他们了。去照看动物们吧，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当动物医生吧。”

“噢，动物医生有好多了。”说着，杜立德医生把花盆移到外面的窗台上淋些雨。

“是的，是有好多，”波利尼西亚说，“可是，他们根本不怎么样。听我说，医生，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儿。你过去知道动物会说话吗？”

“我知道鹦鹉会说话。”医生说。

“噢，我们鹦鹉能说两种语言：人语和鸟语。”波利尼西亚自豪地说，“如果我说：‘波利想吃饼干，’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不过，你听听这个：卡—卡，噢—矣，菲—菲？”

“天哪！”医生嚷道，“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粥热了吗？’”

“哎呀！不会吧！”医生说，“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啊。”

“有什么用啊？”说着，波利尼西亚拂去了左翅上的一些饼干屑，“就是我说了，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

“再对我说一些吧。”医生非常激动。他快步冲到碗柜抽屉跟前，拿来了肉店的账本和一支铅笔。“别说太快了，我要记下来。这很有趣，有趣极了，太新鲜了。先教我鸟语的基础知识，慢点儿。”

就这样，医生渐渐地知道了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能相互交谈。整个下午，天一直下着雨，波利尼西亚卧在餐桌上教他鸟词，让他记在本子上。

喝下午茶时，小狗吉普走了进来，鹦鹉对医生说：“瞧，它在对你说话。”

“在我看来，它好像是在挠耳朵吧。”医生说。

“可是，动物们并不总是用嘴巴说话，”鹦鹉扬了扬眉，高声说道，“它们用耳朵，用爪子，用尾巴，用所有的一切说话。有时，它们不想发出声音。你看见它在向上抽动一边的鼻子了吗？”

“那是什么意思？”医生问道。

“那是说：‘难道你没有瞧见雨已经停了吗？’”波利尼西亚回答说，“它是在向你询问。狗差不多总是用鼻子问问题。”

在鹦鹉的帮助下，医生不久便学会了动物语言，完全可以独自跟它们交谈，还能听懂它们说的所有的话。于是，他就彻底放弃了给人当医生。

卖猫食的一告诉大家约翰·杜立德要当动物医生，老太太们就往他这儿送起了她们那些蛋糕吃得太多的哈巴狗、狮子狗；农夫们也从好几英里以外赶来，让他看自家的病牛、病羊。

一天，一匹犁地的马被送到了他这儿。这个可怜的东西非常高兴自己终于碰到了会说法语的医生。

“你知道，医生，”马说，“山上的那个兽医一无所知。他到现在已经给我的跗节内肿治疗了六个星期。我需要的是一副眼镜。我的一只眼睛快要瞎了。为什么马不应该像人那样戴眼镜呢？毫无道理嘛！可是，山上的那个笨蛋甚至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眼睛。他一直给我吃大药片。我曾试图告诉他，可是他对马语一窍不通。我需要的是一副眼镜。”

“当然，当然，”医生说，“我马上给你配一副。”

“我想要一副你这样的眼镜，”马说，“只不过要绿的。我犁那五十英亩地时，绿眼镜能帮我遮阳呢。”

“当然，”医生说，“你应该戴一副绿眼镜。”

“先生，你知道，问题是，”医生打开前门要送那匹犁马出去时，马又说道，“问题是，人人都以为自己能给动物看病，只是因为动物们不发牢骚。事实上，跟当一个好的兽医相比，当一个真正的好兽医，需要人要聪明得多。我那个农夫的儿子以为他对马了如指掌。我希望你能看到他，他的脸胖得看上去就像没有眼睛似的，脑袋像薯虫那样大。上星期，他一心想往我身上抹芥子膏。”

“最终抹哪儿了？”医生问道。

“噢，哪儿也没有抹到，”马说，“他只是想那样干。我一下子就把他踢进了鸭塘。”

“好，好！”医生说。

“我通常都很安静，”马说，“对人很有耐心，不会大惊小怪。可是，那个兽医给我吃错了药，这就够我受的了。这个红脸笨蛋还来戏弄我，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你把那个男孩伤得厉害吗？”医生问道。

“噢，不厉害，”马说，“我踢得恰到好处。现在那个兽医正在照看他。我的眼镜什么时候配好啊？”

“下星期就会为你配好，”医生说，“你下星期二再来吧——再见！”

于是，约翰·杜立德搞了一副漂亮的大绿眼镜。那匹犁马的一只眼睛再也不会瞎了，可以像过去那样看见东西了。

不久，泥塘镇周边的村子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干农活的动物戴着眼镜。从此，瞎马就销声匿迹了。

因此，那些被带到他这儿来的其他动物也一样。它们一发现医生会说它们的语言，就告诉他哪儿疼，感觉怎样。当然，这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治好它们的病了。

现在所有就诊的动物回去后，都告诉自己的兄弟朋友，在那个带有大花园的小房子里有一位医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医生。从此，无论什么动物什么时候生病，不仅仅马、牛和狗，甚至连田野里的小动物，比如像巢鼠、麝香鼠、獾和蝙蝠，都会立马来到他位于镇边的家里，这样一来，他的大花园差不多总是挤满了想进去找他看病的动物。

因为要来的动物有好多，所以他只好为不同种类的动物专门设了各种门。他在前门上写着“马”，在侧门上写着“牛”，在厨房门上写着“羊”。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单独的门——他甚至还为那些老鼠挖了一条小小的通道通向地窖，它们在那儿排成一行一行的，耐心等待医生过来给它们看病。

这样，没过几年，方圆好多英里的每一种生物都渐渐地知道



了医学博士约翰·杜立德。冬天那些飞到其他国家去的鸟儿们把沼泽地的泥塘镇的这位神医的故事告诉了外国动物，说他能听懂它们说话，帮助它们治病。这样，他在全世界的动物中就渐渐地有了名气，比他给人当医生时在英格兰西部地区还有名气。所以，他开心极了，非常喜欢自己的生活。

一天下午，医生正忙着写东西，波利尼西亚卧在窗户上，它平时基本上总是这样，望着花园里被风吹来吹去的落叶。不一会儿，它大笑了起来。

“怎么了，波利尼西亚？”医生从书稿上抬起头来问道。

“我只是在思考。”说着，鹦鹉又看起了那些落叶。

“在思考什么？”

“我在思考有关人的事儿，”波利尼西亚说，“人让我讨厌。他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个世界一直运行了几千年，不是吗？人领会的唯一的动物语言就是狗摇尾巴时意味着它说‘我很高兴！’真有趣，不是吗？你是第一个会像我们一样说话的人。噢，有时人真让我生气，瞧他们谈论‘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时趾高气扬的样子。不会说话！哼！哎，我曾认识一只金刚鹦鹉，它不用张嘴，就能用七种不同方式说‘早安’。它会说各种语言，包括希腊语。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教授买下了它。可是，它待不下去。它说那个老人说的希腊语不地道，它无法忍受听他用错误的发音教学生。我常常在想，也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那只鸟知道的地理知识比人知道的还要多。——人，天哪！我想，人要是学会了飞——像任何一只普通的篱雀那样，那我们受到的纠缠就会没完没了！”